學會謙遜 縮小自己

我在慈濟學會的事

文／黃俊仁　臺北慈濟醫院教學部暨麻醉部主任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離開服務近二十年的公家醫院，有退休金嗎？「沒有。」我的成長可以用八個字「一路順遂，平凡無奇」來形容。醫學系畢業後就到了馬偕醫院工作，從住院醫師到主治醫師，這個過程中得到院方相當多的栽培，包含出國進修以及獲得博士學位。在馬偕醫院工作的期間，院方交付的任務我大多都能順利地達成；因為順利，我逐漸自滿，在當時患了「聲色不調」的壞毛病卻不自知，對別人講話時會「得理不饒人」。那個時候還有一個狀況，我的住院醫師在走道的盡頭看到我、會轉身跑掉；如果我進手術房執行麻醉，手術室裡面有我的住院醫師，他的手會發抖，護理師看到我都不敢跟我講話。我心裡面還很自豪的覺得說：「看！麻醉是一個高壓力的工作，我就是你的壓力來源！你們在我的訓練之下，一定可以成為一位非常好的麻醉醫師。」現在想想，當時真是非常不成熟。

如願以償見「名人」 遙遠國度有慈濟人

二〇〇八年前後，我自覺在工作上該做的都做了，有點空虛的感覺，學長直接跟我說：「你這是中年危機啦！」我到現在還是否認。在一次我跟以前訓練時候的總醫師，現在花蓮慈濟醫院的李毅醫師打電話聊天時，得知臺北慈濟醫院麻醉科的一個朋友剛好離開。李毅醫師就問我說：「你有興趣嗎？」我想說不妨來了解一下，因為對慈濟的認識總是透過報章媒體，我那個時候有看大愛劇場《草山春暉》，這是唯一對慈濟的認識。

在李毅醫師的引薦下，我到了臺北慈院跟趙有誠院長見面，聽完院長對慈濟的介紹後，我相當認同。院長隨後又安排我跟剛好那天在臺北的林俊龍執行長見面。詳談後，承蒙執行長的厚愛，邀約我隔天跟他及院長一起

回花蓮見上人。當時上人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名人」，有機會見到「名人」，這是難得的機會，當然要好好把握。

隔天早上搭了飛機到花蓮，在精舍拜見了上人。跟上人見面的過程中，上人簡短地跟我互動，也跟我說了些勉勵的話。可以近距離看到上人，讓我有一種「如願以償」的感覺。上人的行程很滿，我跟上人見面之後，下一個跟上人報告的人讓我很震撼，因為他是自辛巴威回來的師兄，來跟上人報告當地霍亂的情況；聽完師兄的報告後，上人就如何援助辛巴威讓霍亂的情況能夠得到改善，對師兄做了很詳盡的指示；這讓我有很大的震撼。隨後而來的震撼則是自海地回來的師兄，也來跟上人報告當地的情況。海地的師兄還帶回來了當地兒童的點心——泥巴餅；上人剝了一塊泥巴餅給我吃，雖然我心裡有所猶豫，但心想「上人拿給我的，還是得吃」，所以我就把它吃下去了，吃下去的感覺倒是還可接受，就是土的味道，我們小時候就是到處跑、抓泥巴吃，這倒也勾起了我兒時的回憶。我當時又想，我兒子真是好命，因為他不需要吃這種泥巴餅當點心。

辛巴威跟海地對我來說，都是只在報章媒體才會看到的國家，當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真正在關心這兩個遙遠的國度所發生的事，還想著怎麼幫助他

黃俊仁醫師聽到慈濟真的在救濟遙遠的辛巴威而受到震撼。圖為二〇〇八年十二月辛巴威慈濟人前往霍亂疫情重災區發放淨水藥丸。攝影／施永剛

們，可以想像這兩件事當時所帶給我的震撼是相當大的。過往我都在舒適圈裡，只管把工作做好。那一天，才發現過去的我多麼無知！我一直以為把醫療做好就好了，其實我們可能只做了這個世界上該做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事，其實還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被關注。基於這樣的一個認知，在二〇〇九年七月，我加入了臺北慈濟醫院。

縮小自己學謙卑　支持他人結好緣

回到慈濟這個大家庭之後，我開始觀察到，醫院裡的師兄師姊常常對我們很謙卑的表達感恩以及鞠躬，師兄師姊的年紀其實都有一點大，他們對我們的感恩以及鞠躬，我一直覺得消受不起。據我所知，師兄師姊們其實有很多是事業有成的大老闆，在家裡也是養尊處優。過去我總是把一切視若當然，我覺得所有的團隊都要配合我。當我觀察到師兄師姊一直在縮小自己，而我卻在醫療專業的過程中一直在放大自己，我開始反思，也開始修正自己的行為，不再自以為是地膨脹自己。隨著我修正自己的行為，在臺北慈院，我發現我的人緣慢慢變好；我的住院醫師們不再從走道的盡頭跑掉；進入手術室指導或是執行麻醉的時候，我的住院醫師們都表現得非常好。我感覺我已從一個壓力源，變成一個支持者，這其實都是我從師兄師姊身上學到的，要縮小自己，才能夠突顯別人。

親送愛心才能重燃希望　臺灣人愛無限

我七月回到臺北慈院，八月就發生八八風災，慈濟傾全力到南部去救助災民。很感恩院長給我機會去參與救災及義診的活動。義診當天早上五點多，我們就在臺北火車站集合，要搭高鐵到高雄去。剛到火車站時，就看

圖為二〇〇九年八八風災後義診往診，臺北慈濟醫院黃俊仁醫師（右）為屏東縣佳冬鄉的災民處理傷口。攝影／陳嘉鋒

黃俊仁醫師發現自己在臺北慈院人緣變好，因為他從志工身上學會縮小自己，當別人的支持者。圖為黃醫師歡迎南非志工到訪。攝影／簡元吉

到遠處有亮亮的東西在閃，走近一看，才知道是很多全新的圓鍬。原來，高雄屏東地區已經都沒有任何清掃用具，所以我們師兄師姊自備用具帶下去，讓協助清掃的工作能夠順利完成。很多師兄師姊是買全新的用具，以表示對災民的尊重，這又給了我另一次的震撼。

到了現場之後，我被分派到往診，因為有些災民被困住出不來。那時我的反思是，我們以前在醫院被動地等病人，但其實有非常多的病人是沒有能力來到醫院的，我們應該更積極主動地跨出醫院去幫助他們。

在為災民做一些傷口清理以及包紮治療後，我們這些醫護同仁也加入志工師兄師姊的清掃工作。整個過程中我觀察到一個現象：我們去為災民治療時，災民一開始的態度通常較為冷漠；當治療得差不多以後，他們開始在旁邊觀望，原來是他們看到大量的泥土把他們的家從客廳到廚房全部淹沒了，非常地絕望，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當他們看到一群穿著藍天白雲衣服的人走進來，不知道這群人要來做什麼，所以先保持抽離的狀態，在旁觀察；慢慢地，當他們看到泥土被挖除，地面露出來，他們臉上也開始露出有希望的表情，然後他們也開始加入，大家一起來協助清掃乾淨。有些身體健壯的受災戶，隨後也加入我們，去協助鄰居或附近的清掃工作。這也給我很大的震撼。我原本以為做慈善只要捐贈、捐錢，回到慈濟以後，我才清楚地了解，光捐贈、捐錢是不夠的，我們把所有的愛心親手奉上，我們親自到現場關懷，協助他們處理，陪著災民走過困難，受災的民眾才能感受到我們的愛心，也才能夠重新燃起希望。

二〇一一年泰國水患後，臺灣賑災團志工與慈濟泰國分會志工前往挽才攬醫院討論義診合作事宜。左起：黃俊仁醫師、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叻丕府衛生署署長鄒文良、挽才攬醫院副院長林佳文師兄。攝影／黃兆尹

接任務助泰水患　備輸液排除萬難

二〇一一年的泰國水患，那時上人在志工早會開示要我們去關懷，請林執行長要派遣一隊醫療團隊配合志工到現場。我代表臺北慈院跟著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等人一起到泰國，在泰國當地師兄師姊的協助下，實際到水患現場去了解他們的醫療需求。

還記得在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泰航的地勤人員跟我們說「謝謝」。我問：「謝謝？你為什麼要說謝謝？」他說：「先生你知道嗎？我們的人都要出來，只有你們要進去耶！」我開始覺得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啊？雖然心裡怪怪的，但是已經要上飛機了，總不能臨陣退卻，只好硬著頭皮就去了。

到了泰國，泰國的師兄師姊妥善的安排，把我們照顧得無微不至，也把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安定了下來。泰國的公共衛生其實做得不錯，經過很多次的了解之後，終於確認，他們需要兩種東西，一是點滴輸液，另外則是洗腎液 (血液透析液)。任務結束之後我們回到臺灣，基金會決定由臺北慈院來承擔這次藥物的籌備。點滴輸液是很容易的，很快就準備好；但是洗腎液就不容易了，因為泰國的洗腎機器機型跟我們臺灣用的機型不同，洗腎液配方差一點就差很多。我們在過程中一直透過一位泰國官方的醫藥官員吳進醫師來進行溝通，吳進醫師主管藥政，同時也是慈濟人；在苦思

不得其解的情況下，我們還突發奇想，想說既然配方只是比重的不同，那我們就調整既有配方，把它調成一樣，不就好了嗎。結果去臺灣衛生藥政主管機關一問，才知道，我們這樣調整後的洗腎液配方算「新藥」，新藥申請，一般流程至少要三年，泰國的病患哪能等三年？等兩個月都已經太久了。正當我們感到極度困頓之時，感恩有菩薩的協助，一位在藥廠工作的菩薩想起幾年前他們藥廠曾經接獲泰國的訂單，為泰國生產過一批洗腎液；拿到那個配方我如獲至寶，馬上把它傳到泰國，跟吳進師兄討論，確認沒問題後，我們就立即下訂單，一個月以後這些洗腎液就準備完成，隨後送抵泰國。

藉由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很高興能幫助，讓所有慈濟人的愛心能夠真正落實，可以確實幫助到泰國的災民。在過往，我一定會覺得這件事情沒有我，怎麼可能會成功呢？因為我是最直接參與的人啊！但是現在我不會這樣想，因為我清楚知道從頭到尾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協助溝通，其他的部分都是全球慈濟人的愛心，才能讓這件事情能夠功德圓滿。

回到慈濟大家庭五年了，我的一生仍然平凡無奇，但我從慈濟師兄師姊身上學到的功課：「縮小自己」，讓我人緣變好，更重要的是，我的生命更豐富，慧命也有了一番增長。

（整理自二〇一四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課程，整理／沈健民）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四日，簡守信院長（後排右五）、黃俊仁醫師（後排右六）等人與泰國慈濟志工前往位於曼萊（Banrai）的收容所關懷水患災民，並與幼稚園小朋友合影。攝影／黃兆尹